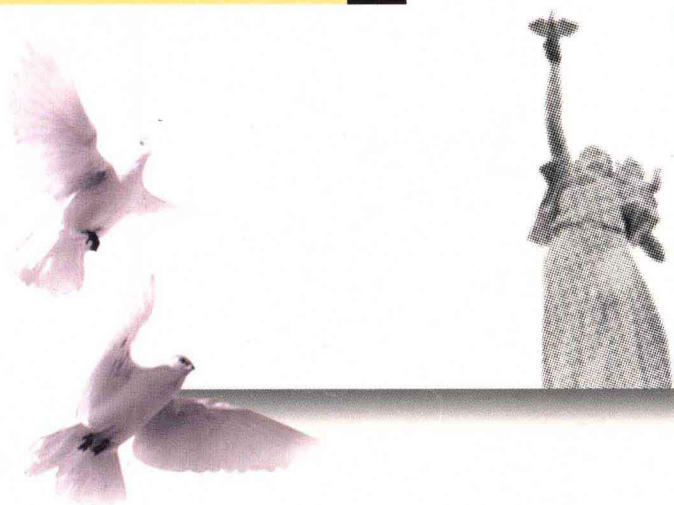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anjing Massacre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2·第2卷



南京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anjing Massacre

学术顾问

张伯兴 张宪文

总编辑

朱成山

执行总编

曾向东

副总编

王伟民 侯曙光 陈俊峰

主办单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出版单位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2.第2卷 / 朱成山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2.7
ISBN978-7-5533-0007-8

I. ①南… II. ①朱… III. ①南京大屠杀—研究
IV. ①K26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5802号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2 · 第2卷
总编辑: 朱成山 执行总编辑: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 (营销) 025-83283883 (编务)

电子信箱: njpbs1988@njpbs.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山峰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210×285毫米 1/16

印张: 8.5 字数: 172千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0007-8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特稿

- 河村隆之的言论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公然挑衅 朱成山 (1)
向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致敬 荣维木 (6)

学术探讨

- 侵华日军大屠杀对南京商业的摧残 经盛鸿 明成满 (10)
郭泰祺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在英揭露 蒋 耘 (25)
南京大屠杀与平顶山惨案的异质性 王山峰 (34)
南京保卫战紫金山战场遗迹初考 费仲兴 (44)

相关史研究

- 略论日本右翼运动的发端及早期活动 王希亮 (51)
对保护抗日战争历史遗迹、遗物的思考 李 鑫 (60)

日本视点

- 日本学者应带头反思战争史 李宗远 (65)
中日关系栉风沐雨40年 任景国 (67)
我在日本生活22年的感悟 刘莎莎 (70)

域外研究

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学：败战后日本国民对历史的“忘却”..... 笠原十九司 文 芦鹏 译（73）

 永定教堂惨案及其与南京大屠杀之关联初探姜玉春（92）

学术文摘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朱成山 朱天乐（103）

 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不容否定 经盛鸿（106）

 德国学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任 琛（110）

 鲜为人知的日军“成贤部队”王卫星（111）

 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南京的两位外籍人士是白俄人张 杰（113）

 日方档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具有分散性、隐秘性等特征 曹大臣（114）

人物回访

 何镜堂院士与他在纪念馆的建筑设计 史 实（117）

历史人物

 张纯如的精神 张盈盈（122）

证言实录

 唐润珍证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润珍见证日军杀害哥哥唐正年和叔叔唐贵的经过

 刘相云 刘燕军 艾德林 陈卫霞（126）

 陶素珍证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陶素珍见证父亲陶心才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悲惨遭遇

 刘相云 刘燕军 常嫦（127）

 张玉英证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玉英目睹父亲张慰曾被日军活活杀害...刘相云 刘燕军 艾德林 陈卫霞（128）

 汤佩麟证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佩麟目睹日军大屠杀和抢劫大批图书暴行

 刘相云 刘燕军 艾德林 陈卫霞（129）

2012·第2期

总第14期

目 录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anjing Massacre

2012 No.2

Quarterly Main Contents

Kawamura Takano's Comment Is An Open Challenge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Nanjing Massacre Zhu Chengshan (1)

To Pay Tribute to The Asian Joint Peace History Education Rong Weimu (6)

Nanjing's Commercial Devastating Damage by

Japanese Armies in Nanjing Massacre Jing Shenghong Ming Chengman (10)

Guo Taiqi And The Truth of Nanjing Massacre Reveal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Jiang Yun (25)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Nanjing Massacre And Pingdingshan Tragedy..... Wang Shanfeng (34)

Research on The Purple Mountain Relics of Nanjing Defending Battle Fei Zhongxing (44)

On The Beginning And Early Activities of Japan Right Wing's Movements Wang Xiliang (51)

Thoughts o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Artifact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Xin (60)

Japan Scholars Should Lead to Reflect on The History of War Li Zongyuan (65)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raveled All The Time for 40 Years Ren Jingguo (67)

My 22-Years Feelings in Japan Liu Shasha (70)

Memory and Histo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Japanese People

Forget The History after WW II 【Japan】 Kasahara Tokushi (73)

The Relation between Zhengding Church Tragedy and Nanjing Massacre Jiang Yuchun (92)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ve Final Conclusion on The Nanjing Massacre Zhu Chengshan Zhu Tianle (103)

The Truth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Cannot Be Denied Jing Shenghong (106)

Nanjing Massacre Researched by Germany Scholars Ren Chen (110)

Little-known Japanese Army "Narikata Forces" Wang Weixing (111)

Two Foreigners Stayed in Nanjing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Were from White Russia Zhang Jie (113)

Japan Archives on The Nanjing Massacre Have The Features of Dispersion And Concealment Cao Dachun (114)

He Jingtang and His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Nanjing Massacre Memorial Hall Shi Shi (117)

Iris Chang's Spirit Zhang Yingying (122)

南京大虐殺の史学研究

2012 No.2

目次

河村たかしの発言は南京大虐殺歴史事実に対する公然たる挑発	朱成山 (1)
アジアの平和と歴史教育連帯に敬意を	栄維木 (6)
侵華日軍南京大虐殺が南京の商業界に与える損害	経盛鴻 明成満 (10)
郭泰祺とイギリスにおける南京大虐殺真相の宣伝	蔣耘 (25)
南京大虐殺と平頂山大虐殺の共通点	王山峰 (34)
南京防衛戦の紫金山戦場跡の検証	費仲興 (44)
日本右翼の発端及び早期における活動	王希亮 (51)
抗日戦争の歴史遺跡、遺物保護への思考	李鑫 (60)
日本の学者が戦争反省の先頭に立つべき	李宗遠 (65)
日中関係の風雨40年	任景国 (67)
日本滞在22年の感想	劉莎莎 (70)
南京虐殺の記憶と歴史学——敗戦直後の日本	
国民「忘却」の構図	笠原十九司 (73)
正定教会残虐事件と南京大虐殺事件の関連性	姜玉春 (92)
すでに定着されている国際の南京大虐殺論	朱成山 朱天楽 (103)
南京大虐殺の真実は否定できぬ	経盛鴻 (106)
ドイツ学者が見た南京大虐殺	任琛 (110)
知られていない日本軍「成賢部隊」	王衛星 (111)
南京大虐殺の時南京に滞在していた二人のベラルーシ人	張傑 (113)
日本の南京大虐殺関連公文から見られる史料の分散性、隠蔽性	曹大臣 (114)
何鏡堂院士と記念館の建築デザイン	史実 (117)
アイリス・チャンの精神	張盈盈 (122)

가와무라 다카시의 연논은 난징대학살에 대한 공공연한 도발	주성산 (1)
아세아 평화역사교육연대에 대한 존경	루웅 위무 (6)
난징대학살 난징상업에 대한 손상	경성홍 명성만 (10)
구웨타이치와 난징대학살진상 영국에서 폭로	장원 (25)
난징대학살과 평등산참안의 부동성	완산봉 (34)
난징보위전 자금산 전쟁유적	웨이중싱 (44)
일본 우익 운동의 시작과 초기	왕희량 (51)
항일전쟁 역사유적,유물 보호에 대한 사고	이신 (60)
일본학자들은 응당 솔선수범하여 전쟁사에 대해 반성해야 한다.	이종원 (65)
중일관계 비바람속의 40년	임경국 (67)
일본에서의 22년간 생활에서의 느낌	유사사 (70)
난징대학살의 기억과 역사학:패전후 일본국민이	
역사에 대한 《잊음》	가사하라 도쿠시 (73)
정딩교회참안과 난징대학살간의 관계	장위춘 (92)
허징탕원사와 그의 기념관 건축디자인	사실 (117)
아이리스장의 정신	장잉잉 (122)

河村隆之的言论 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公然挑衅

朱成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南京 210017)

摘要: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言论,是对历史事实的执意歪曲和公然挑衅,是对南京市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更是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恶意毁坏。对河村隆之的言论逐一加以批驳,正是为了以正视听,还历史以公道。

关键词:河村隆之;南京大屠杀;公然挑衅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表了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言论,这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公然挑衅,也是对南京市民感情的伤害,更是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恶意毁坏。2月21日,本人发表了《给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的公开抗议信》,表达了严正的抗议!但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本人认为有必要对河村隆之的言论逐一加以批驳,以正视听,还历史以公道。

一、河村隆之的言论是一时的口头过失,还是执意要歪曲历史?

近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再三强调:“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应该是不存在的。”^[1]他的这番错误言论,激起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有正义感人们的强烈愤慨。

其实,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绝不是一时的口头过失,他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类似的错误言论。主要有:

2006年,在日本国会上,他公然提出“希望再次验证南京大屠杀的意见书。”对日本官方任命的“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掠夺行为不容置疑。”^[2]

2009年,他担任名古屋市长伊始,就在名古屋

市议会上说:“我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人这一说法持有很深疑问。”^[3]

2009年5月,他再次胡说:“(南京大屠杀)目前还存在着历史悬案,希望能够正确认识历史。”^[4]

2011年夏天,他对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的干部说:“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许多观点,我希望能够在南京就此探讨一下。”中方人员表示:“那样的话会引出大问题的。”河村市长则说:“希望能够向南京方面表达我的愿望。”^[5]

2012年2月,他利用自民党与民主党市议员代表访问南京之际,再次表达了要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讨”。^[6]

综上所述,河村隆之热衷于篡改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可谓是由来已久、劣迹斑斑的。不仅如此,他还表现为十足的“顽固不化”,自2012年2月20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被媒体披露后,又于当天傍晚在被问及是否收回发言时表示:“不会做这样的事。为了日中友好,有必要进行讨论。”^[7]明明是公然公开篡改历史,竟然还打着为了友好的幌子。2月22日,先后在名古屋市政府和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两次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没准

备撤回言论,也不准备谢罪。”^[8]暴露出坚持错误历史观的顽固立场。

二、河村隆之的言论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主观的故意?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最典型、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被当时的中外媒体称为“惨绝人寰”。战后,南京大屠杀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南京军事法庭列为专案,进行调查和审理,并做出了庄严的宣判,进行了法的定性和历史的定案,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论。^[9]日本政府曾经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形成了铁案。

遗憾的是,在日本,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对南京大屠杀加害的历史表示怀疑。但是,曾经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还是得到承认的。就连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也不得不表示:“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掠夺是不容置疑的。”^[10]也就是说,日本官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并非是河村隆之所说的“日军有过正常的战斗行为,但是我认为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那么,问题究竟是河村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无知呢,还是主观上的故意?答案显然是后者。

名古屋作为一个与南京有着34年交往历史的友好城市,河村作为该市的一市之长,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建成27年。期间,有来自名古屋方方面面的团体和个人参观了纪念馆,带回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各种证据的信息。纪念馆也应邀于1995年赴名古屋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日本首展,随后又在东京、大阪、京都、冈山、鹿儿岛等30多个城市举办过该展览。该市的市民团体几乎每年均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赴名古屋作证言。透过上述种种双向交流活动,使许多名古屋人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河村隆之市长怎么会对此一无所知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河村隆之先生犯有主观上的故意。河村市长将南京大屠杀事件比作“刺在喉咙深处的刺”,他要千方百计拔去这根“刺”。^[11]正如他在为自己错误言论辩解时所说:“为了让子

孙后代能够了解到真实的历史观,我作为63岁高龄的市长,深感自己的社会政治使命。”^[12]不禁要问,他要为日本的子孙后代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他的社会政治使命又是什么?从他的言行中不难看出,他要洗刷掉日本侵略和加害的历史,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社会政治使命。

三、河村隆之的言论是漠视战争受害者的存在,还是幸存者亲历不可信?

面对日本的传媒,河村市长近日曾大言不惭地造谣说谎:“基本上没有目击证人,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应该是不存在的。”^[13]历史真的如他所说没有目击证人吗?否!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这一曾经震惊中外的惨案,留下了许许多多或者亲身受害、或者亲眼目睹、或者亲自在场的幸存者。多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收集了4000多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档案,在该馆史料陈列厅内有一座高大的“档案墙”,呈蓝色的塑料盒内,就开展展出着这些档案。现摘要举例如下:

伍长德,原是一名南京交通警察。南京沦陷之前,与其他警察一起,被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派往南京国际安全区,负责维持秩序。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人约翰·拉贝等第三国中立人士,害怕给侵入南京的日本军找到屠杀的借口,统统收缴了这些警察的枪支,他们基本上是赤手空拳地执行着警察任务。然而,日本兵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们。1937年12月15日上午,他与200多名警察被从安全区里搜捕出来,并被日军押往汉中门秦淮河边,与其他的青壮年共2000多人遭到集体屠杀。在机枪响起来时,伍长德就地一倒,被压在死人堆里。后来日本兵用刺刀补戳,他的后背上挨了一刀。他强忍着疼痛,半夜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趟水过河,沿着河对岸二道埂子、水西门、瓦厂巷等处逃走。1946年,伍长德曾经亲身赴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控告甲级战犯之一、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14]

南京汽车制造厂的退休工人潘开明,1937年时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正因为拉车的原因,手掌上留有老茧。12月15日下午,他被日本兵以中国“残败兵”的名义,从南京国际安全区里鼓楼二条巷搜

捕出来,押往长江边上的煤炭港遭到集体屠杀。他侥幸未被子弹击中,但吓得昏死过去。半夜里他苏醒过来后,曾经人鬼不分,用力咬咬舌头,感觉仍然疼痛,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死掉,便慢慢移动掉压在他身体上的尸体,从屠杀现场逃出。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在那个集体屠杀场地,亲眼看见还有其他几个幸存者,他们相互帮助解开手臂上被绑着的绳索后,各自逃生。^[15]

现年80岁的张秀红老大妈现在仍然健在,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教徒。1937年她只有12岁,家住南京城西沙洲圩。12月初,一群日本兵闯进家里,把她按到床上集体轮奸,一阵巨痛,她晕死过去。等她醒来,爷爷坐在其身边哭泣:“红子(小名)啊,这怎么办啊?”她疼得不能起身了,床上全是血。爷爷就用绳子把她的两条腿绑在一起,因为她的下身被鬼子撕裂了。虽然后来伤口慢慢愈合,但留下了终身残疾。因为下身有缺陷,后来她生儿子时,生了三天三夜,差得死掉,就再也不敢生孩子了。现在,每到下雨天,她依然下身疼痛难忍。^[16]

上述举例的几位幸存者受害经历,虽然只是南京大屠杀千千万万受害者的代表。他们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亲眼目击者、也是亲身经历者、亲身受害者、亲身在场者。其证言是真实可信的,他们的伤痛记忆令人落泪。他们的受害经历,都不像河村所言的与日军“正常性质的战斗行为”,而是属于“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强奸)”^[18]范畴。只是河村之流因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进而漠视幸存者存在而已。

四、河村隆之的言论是对大屠杀的数字解释不清,还是无耻的辩解、十足的无赖?



图1: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被带进法庭受审

2月27日,河村市长在名古屋市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一个解释性的发言,称其先前(20

日)的发言的真意是“被象征性地说成30万人的那种有组织的大屠杀应该没有发生过”,^[19]“我认为没有屠杀过多达30万人的非武装平民”,^[20]再次强调他不会收回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简言之,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根本态度没有改变。



图2:谷寿夫在法庭上接受审讯



图3:八十余岁老人在法庭上控诉日军暴行



图4: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斯、贝茨出庭作证

在河村隆之于2月20日发布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后,不仅引发了中国政府的不满和民众的愤怒,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表态和民间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对河村的发言表示了不满,中国有些传媒甚至发表社论号召民众不去名古屋旅游,“中日友好南京柔道馆”的纪念仪式被要求取消,^[21]河村发言带来的影响已在中国民间显现。同样,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横井裕于24日表态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关系存在一些争议,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原日军在侵入南京城后对非战斗人员实施抢夺和杀戮的事实。”^[22]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联合会会长石川贤作,24日也对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不当言论提出抗议信,信中说:“欧美国家

和二战时日本的盟国德国都向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原日军高级军官的出版物中也有记载,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不攻自破。”^[23]

面对四面楚歌,曾经底气十足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河村,一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言论,另一方面又在数字问题上作起了文章,竭力进行辩解,企图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其实,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人以上,既不是哪一位政治家提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位学者研究出来的,它是战后属于同盟国法庭之一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明确判定。该法庭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有28案,遇难人数为19万多人;零散屠杀有858案,遇难人数为15万多人,遇难者总数达30多万人。与此同时,负责对甲级战犯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对南京大屠杀案作出了专案审理,最终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指20万人以上)还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用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在内。上述“两个法庭”的判决是历史的判决和法的定论,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推翻不了的。因此,我们要断喝一声: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不是河村的救命稻草,只能是他十足无赖嘴脸的再次暴露而已。

注:

[1][13]【日】《河村市长的发言演化成外交问题——中国外交部抗议》,《中日新闻》,2012年2月23日。

[2][3][4][5][6]【日】《河村市长言论——起源于南京方面的好感——希望举办研讨会,亲笔书信“研讨是好事”》,《中日新闻》,2012年2月23日。

[7]《名古屋市长称“南京事件”并不存在》,日本共同网,2月20日。

[8][12]【日】《河村市长发言——需要端正历史认知态度》,《中日新闻》,2012年2月23日。

[9]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10][11]【日】《“深化与南京的交流”——河村市长拒绝撤回发言,寻求理解》,《中日新闻》,2012年2月23日。

[14][15][16]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7][18]【日】《深化与南京的交流——河村市长拒绝撤回发言,寻求理解》,《中日新闻》,2012年2月23日。

[19][20]《名古屋市长坚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无意收回发言》,中国新闻网,2012年2月27日。

[21]【日】《河村言论冲击中日交流——日官员怒批其把友好关系“毁于一旦”》,《参考消息》,2012年2月26日。

[22][23]《日本政府表示不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日本友好人士抗议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南京日报》,2012年2月25日。

〔责任编辑:江河〕

Kawamura Takano's Comment Is An Open Challenge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Nanjing Massacre

Zhu Chengshan

(Director of Memorial Hall of Victims in Nanjing Massacre by Japanese Invaders, research fellow, Nanjing, 210017)

Abstract: Kawamura Takano's comment which deny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is a great distorting and open challenge to historical facts, it does big harm to Nanjing people's feelings, what is worse, it seriously hurts the Sino-Japanes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aim to refute Kawamura Takano's comments is to permit the historical justice.

Key Words: Kawamura Takano; Nanjing massacre; Open challenge

河村たかしの発言は 南京大虐殺歴史事実に対する公然たる挑発

朱成山

(侵華日軍南京大虐殺遇難同胞記念館館長、研究員 南京 210017)

要旨:河村たかしの南京大虐殺否定発言は、歴史事実に対する歪曲と公然たる挑発であり、南京市民の感情をひどく傷つき、中日両国人民の友好関係を破壊することである。本論は河村たかし発言を逐次批判し、正しい歴史を取り戻してみた。

キーワード:河村たかし、南京大虐殺、公然たる挑発

가와무라 다카시의 언론은 난징대학살에 대한 공공연한 도발

주성산 (朱成山)

(난징대학살조난동포기념관 관장 연구원 난징 210017)

요점:가와무라 다카시가 난징대학살을 부인하는 언론은 역사사실에 대한 왜곡과 도발이며 난징시민에 대한 엄중한 상처이다.또한 중일 양국 인민 우호관계에 대한 악의적인 훼손이다.가와무라 다카시의 언론에 대한 비판은 역사의 진실성을 밝히기 위해서이다.

키워드:가와무라 다카시,난징대학살,공공연한 도발

向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致敬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北京 100732)

摘要: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成立十年了。十年来,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为纠正被日本右翼歪曲的历史,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创造出了“韩中日青少年历史知识交流夏令营”的方式,利用暑假,分别在韩国、日本和中国举办夏令营,通过讲座、讨论、参观、文娱活动等,让青少年获取正确的历史知府,并增进彼此的了解。此外,还在中国参与了多次与历史教育相关的会议。所开展的这些工作,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用正确的观点来阐述历史和教育东亚人民,尤其是教育东亚三国的青少年。在世界不断进步的今天,亚洲教育连带所做的一切努力,已经产生并且将来会更多地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使更多的人来关心东亚的未来命运,珍惜和平并为此而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关键词: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十年

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成立十年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它的合作也有十年了。十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不算短了,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十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迄今为止的十年中,我与亚洲和平历史连带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保持这样的关系,不仅使我多了很多朋友,也使我得到很珍贵的教益。

如果我没有记错,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最初叫做“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运动本部”,后来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前一个名称,说明了这个组织是如何源起的。它成立于2001年,而就在这一年,在日本发生了引起东亚各国关注的教科书事件,即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是一本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本近代对亚洲邻国侵略,宣扬皇国史观,回避日军战争罪行,为当年军国主义辩护的历史课本。这本教科书本身和它被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的事实,立即在中国、韩国以及在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在中国、韩国,还是在日本,抗议的声音连绵不断。韩国的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就在这一年夏天,日本茨城大学的荒井信一教

授和“二十一世纪孩子与教科书全国网络”事务局长俵义文先生,以及韩国济州大学的姜昌一教授等人,在中国参加了一个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会后,他们专程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时,我担任《抗日战争研究》的副主编,接待了他们一行。就是在那次会面中,姜昌一教授提出了一个设想。他希望韩国能与中国、日本合作,共同研讨亚洲历史问题,以维护历史的真实,并维护东亚和平。而这种合作机制,首先应该在三国民间建立。荒井信一教授和俵义文先生也赞成姜昌一教授的建议。而这时我却有些缺少信心。因为,在韩国和日本都有专门的民间组织来做这些事情,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民间组织,怎样合作才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当然,后来由中国人权基金会出面,代表中国参与了这种合作,但那是在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针对我的疑问,姜昌一教授邀请我在方便的时候去韩国访问一次,以便了解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的热情感动了我,同时我也认为,这样的合作对于追求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维护东亚和平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记得是在2001年底,应姜昌一教授的邀请,我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

山先生从北京飞赴首尔。这是我第一次去韩国,此行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除了我和朱成山先生,荒井信一教授和俵义文先生也从日本飞赴首尔。在当时的汉城大学(现改名为首尔大学),我们召开了一个以达成中韩日合作研究历史为目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很多韩国朋友,其中给我很深刻印象的是韩国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的事务局长梁美康女士。我记得她在会议上报告了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的工作情况。由此我知道,在韩国有一个民间团体,这个团体正在为纠正被歪曲的历史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同样,日本来的朋友也介绍了他们的相关工作。而我却很惭愧,因为,我和朱成山馆长都不是任何民间组织的成员,不能以相关团体的名义参加合作。我们的情况,得到了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朋友们的谅解,最终决定,中国将以学者个人的名义参加合作。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和朱成山馆长建议,如果这种合作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完成,建议首届会议在中国召开。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

在韩国逗留期间,我有幸参观了“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本部。在不大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资料,不多的几个人做着各种事务性工作。后来我和他们很熟悉了才知道,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除了几个年轻人是专职人员外,一些大学的教授、中学的老师以及其他关注东亚和平的不同职业的人,都是义务工作者。而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真诚地怀抱着实现东亚和平未来的美好理想。对于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我由衷地感到敬佩。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梁美康女士多年如一日的努力,不仅使她在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的同仁中得到了尊重,也使像我一样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敬佩她。另外,后来成为韩国国会议员的姜昌一先生、教育连带的李信澈先生、安秉佑先生,以及与亚洲和平历史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徐仲锡教授,还有其他很多人,我们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就是亚洲和平教育连带中的翻译,最早的李银禾女士和现在的崔仁荣女士等等,她们都很年轻,我们相处的也融洽。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能和亚洲历史教育连带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至高无上的荣幸,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高贵的品质。

2002年的春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韩国“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日本“二十一世纪孩子与教科书全国网络”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召开了。这次会议,开启了中韩日三国合作研究历史的事业。之后,每年一次,“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分别在中韩日三国举办,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召开8次了。应该说,这个事业的开启,韩国的“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大会上,三国代表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共同编辑一本纠正被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歪曲的历史,树立正确历史的历史读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意义重大。从2002年开始,直至2005年夏天,这本书——《面向未来: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分别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出版。对于这本书在三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当时已经在三个国家有过很多报道,我不再重复。而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三国合作的结果,它的产生是十分不容易的。三年时间,作者分别在三个国家召开过十余次会议,而每次开会都很辛苦,最累的时候,一天开会时间竟有13个小时。本来,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纠正被日本右翼歪曲的历史,而在讨论中大家却发现,由于国度的不同产生的三国作者对他国了解程度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也难免存在着认识的不同。但是,正是这些不同,显示了这种合作研究的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通过讨论乃至争论达到了彼此的沟通与谅解,最终达成了更为真实的历史认识。这是尤其珍贵的成果。而这种成果的得来不仅是靠着作者们的努力,也靠着对这个合作倾力支持的那些民间组织的努力,韩国的“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记得,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出版,我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庆祝会议,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向大会发来了贺词。

除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认为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亚洲和平教育连带的宗旨,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和维护东亚和平,而这种教育的对象首先是

三国的青少年,因为他们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向青少年灌输正确的历史知识,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建立和平美好未来不可缺少的环节。除了教科书之外,用什么样的方式增强三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亚洲和平历史连带利用与日本、中国的民间合作,创造出了“韩中日青少年历史知识交流夏令营”这样的方式。即利用暑假,分别在韩国、日本和中国举办夏令营,把三国的一些青少年聚集在一起,通过讲座、讨论、参观、文娱活动等,让他们获取正确的历史知识,并增进彼此的了解。夏令营每年都举办,我不知道举办了多少期了,而我在韩国和日本都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我喜欢看到孩子们的笑脸,也喜欢看到孩子们互相之间的争论,更使我感动的,是夏令营结束之际挂在孩子们脸上依依惜别的泪水。这里有一个小故事,那是在韩国举办的一次夏令营。有夏令营标识的背心上印着东亚的地图,而这个地图上遗漏了台湾。于是,中国的孩子在自己的衣服上用笔描上了台湾。这样,韩国和日本的孩子就加深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在韩国和日本的孩子之间,还争论起“独岛”与“竹岛”的问题,虽然没有共同的结论,但我相信,这些遗留到现在的历史问题,将来是要靠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去解决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因为他们肩负着实现和维护东亚和平的重任。

除了上述事情,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还做了其他大量工作,如在中国参与了多次与历史教育相关的会议。所有的这些活动,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用正确的观点来阐述历史和教育东亚人民,尤其是教育东亚三国的青少年。我认为,在世界不断进步的今天,亚洲教育连带所做的一切努力,已经产生并且将来会更多地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使更多的人来关心东亚的未来命运,珍惜和平并为此而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最后,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与我有着同样感触的中国人,向亚洲和平历史教育连带,致以崇高的敬礼!感谢他们为维东亚和平做出的一切努力!

〔责任编辑:江河〕

To Pay Tribute to The Asian Joint Peace History Education

Rong Weimu

(Executive editor of Study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ociet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research fellow,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Asian Joint Peace History Education has been launched for ten years. Ten years ago, The Asian Joint Peace History Education did a lot of works,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is to rectify history distorted by Japan right wings, wrote history textbook; held the Sino-Japanese-Korean youth camp to create a chance to exchange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summer holiday in Korea, Japan and China. In addition, it also held a number of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related meetings in China. All of these works have a goal that to explain the history with the right perspective and education to people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The Asian Joint Peace History Education has been produced great impact and enabled more people to care about the future destiny of East Asia, cherish peace and to shoulder their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The Asian Joint Peace History Education; Ten years

アジアの平和と歴史教育連帯に敬意を

榮維木

(『抗日戦争研究』編集長、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書長、研究員 北京 100732)

要旨:アジアの平和と歴史教育連帯が成立してから10年の間に最も重要な活動は、日本右翼を正す、共同歴史教科書を作り上げたことである。また、「韓中日青少年歴史知識キャンプ」を組織し、夏休みの時間を利用して、韓国、日本、中国でキャンプを開き、講座、討論、見学、遊びなどの方法で、青少年たちに正しい歴史知識を教え、互いの理解を促進し、さらに、中国で開かれたいくつかの歴史教育関連会議に参加した。すべての活動の目標は明白であり、それは正確な観点から歴史を語り、東アジアの人民、とくに三国の青少年を教育すること。世界が前進しつつある今日において、アジア連帯の努力がもたらした現在及び未来への影響力は、より多くの人々が東アジアの運命に関心を寄せ、平和を大事にして、自らの責任を果たすことに促進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アジアの平和と歴史教育連帯、十年

아세아 평화역사교육연대에 대한 존경

루웅 위무 (榮維木)

(《항일전쟁연구》잡지 집행주편집, 중국항일전쟁사학회 비서장, 연구원 베이징 100732)

요점: 아세아 평화역사연구교육연대는 성립된지 10년이 된다. 10년래 아세아 평화역사연구교육연대는 많은 일을 해왔다. 주요하게는 일본우익이 왜곡한 역사를 교정하고자 공동으로 역사교과서를 편찬하였고 《한중일청소년역사지식교류캠프》의 방식으로 여름방학기간을 이용하여 한국, 일본과 중국에서 각기 캠프를 가졌고 강좌, 토론, 참관, 행사 등을 통해 청소년들이 정확한 역사지식을 획득하도록 하였고 서로를 알아보는데 도움을 주었다. 또한 중국에서 여러차례 역사교육 유관 회의를 가졌다. 이 모든것은 목표가 명확하다. 정확한 관점으로 역사를 서술하고 동아시아 인민을 교육하며 특히는 동아시아 3국의 청소년을 교육한다. 세계가 부단히 발전하는 지금 아세아 교육연대가 한 모든 노력은 이미 효과를 보여주었고 금후에도 많은 영향을 줄것이다. 이러한 영향은 더욱 많은 사람들로 하여금 동아시아 미래의 운명을 관심하도록하고 평화를 소중히 여기고 자신의 책임을 걸머지게끔 하였다.

키워드: 아세아평화역사교육연대, 10년

侵华日军大屠杀对南京商业的摧残

经盛鸿¹ 明成满²

(1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京 210097)

(2 安徽工业大学东校区思政部副教授 安徽马鞍山 243000)

摘要: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从1927年4月到1937年12月沦陷约十年时间,南京由于她成为全国的军政中心与国家首都,中外人士云集,人口激增,由于她优越的地理位置与陆海交通枢纽的作用,由于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近代的发展基础,由于她丰富的物产与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又因她地近上海,交通便捷,也由于国民政府当局的优先投资、注重建设与正确规划,带来了商业和市场的繁荣。但日本的侵略战争,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的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烧杀抢掠的大屠杀,给南京的商业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而日本在南京建立的殖民统治和建立“日本人街”等经济掠夺政策,更造成了南京商业长期的萧条与典型的殖民地特征,给南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南京商业;殖民地特征;深重灾难

从1927年4月到1937年12月沦陷约十年时间,南京由于她成为全国的军政中心与国家首都,中外人士云集,人口激增,由于她优越的地理位置与陆海交通枢纽的作用,由于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近代的发展基础,由于她丰富的物产与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又因她地近上海,交通便捷,也由于国民政府当局的优先投资、注重建设与正确规划,带来了商业和市场的繁荣。但日本的侵略战争,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的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烧杀抢掠的大屠杀,给南京的商业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而日本在南京建立的殖民统治和建立“日本人街”等经济掠夺政策,更造成了南京商业长期的萧条与典型的殖民地特征,给南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一、抗战前南京繁荣的商业

在抗战爆发前,南京的商业得到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繁荣与经贸盛况。

南京商业素称发达。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于此,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党、政、军、文等机关与各种文化、经济、社会团体与大中小学迅速增加,各种机构的大、小官吏、公务人员与各国驻华机

构的外交使节、经贸商人云集于此,驻防军警也大为增加,市政规模扩大,人口急剧膨胀。南京地区的集团消费与居民消费都飞快增长。同时,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爱国热情高涨。“抵制洋货,特别是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这次爱国反帝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延续数年,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因素都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的经贸发展与市场繁荣。

首先,是与城市人口消费有关的日用百货业、粮食业与交电器材商业等,得到了重大的发展。

日用百货业在南京有悠久的历史。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用百货业更成为南京城内店数最多、营业额最大的行业。据1936年的调查数:京广百货业有143家,鞋业有147家,钟表业有122家,皂烛碱业有20家、扇帽业有87家,棉货业有27家。^[1]北方的京货、南方的广货、进口的洋货与地产的土货齐集并陈,应有尽有,不仅供应南京地区,而且远销苏北与安徽、浙江等地。

1936年1月12日,南京第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的百货商场——国营中央商场在南京新街口闹市区开张营业。这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